

DOI: 10.13288/j.11-2166/r.2014.04.001

学术探讨

象思维之“象”的含义

邢玉瑞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陕西省咸阳市世纪大道, 712046)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资助项目(2013CB532002, 2011CB5054013)

摘要 从人类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角度, 中医象思维之“象”的含义可分为物态之象、功能之象、共性之象、规律之象等; 从人类思维要素的构成角度, 可分为客体之象、工具之象、认知之象。象是客体整体信息及其在人大脑中的反映与创造, 总体上可分为自然物象与人工意象, 后者包括符号意象与观念意象。

关键词 象思维; 象; 中医理论; 思维方法

“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范畴, 内涵十分丰富, 难以简单定义。如王强^[1]认为, “象”的本质主要是信息态的存在。信息有客观信息、主观信息, 中医“象”也是具有不同形态的信息, 象系统是一个多元的和多层次的复杂信息系统, 有实有虚、有“形而下”有“形而上”、有客观有主观、有整体有局部、有具体有笼统等。“取象”的目的在于获取信息, 转化为“意象”进而产生关联性思维。因此, 通过对“象”的分类研究, 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象”的各种含义。

1 从人类认识事物的发展过程分类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过程, 就抽象思维而言, 表现为由事物现象的感知上升为表象, 再由表象抽象为概念的深化过程。现代对认知表征演进的研究认为, 种系发展的认知表征呈现出感觉运动认知→意象认知→语言认知的演化过程; 人体发展的认知表征演化为动作表征→形象表征→符号表征^[2]。象思维的过程则表现为象的层次的不演化, 具体可概括为以下方面^[3-6]。

1.1 物态之象

物态之象也可简称为“物象”, 指一切可直接感知的、有形的实物形象。如自然界的天气、气象, 山川风物等景物之象; 人的面部形象, 中医学所讲的声象、脉象; 社会生活中的兴衰之象、风土人情、市井百态等。

1.2 功能之象

功能之象是从各种物态之象中抽象出来的事物功能或属性的体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气之象具有无形而健动的特点, 可感知而又非实体, 常被用于表示功能动态或属性之象。如中医学中之藏象, 药物之寒热或升降浮沉之性, 八纲之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无一不是功能动态之象的体现。

1.3 共性之象

共性之象反映事物各种功能之象的内在联系, 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 也可称之为“意象”。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力图将各种功能之象根据其联系的紧密程度之差异加以分类认识, 寻找其中能反映事物内在联系的共性之象, 如阴阳之象、五行之象、八卦之象、证候之象等。

1.4 规律之象

规律之象也可称为“道象”, 指反映事物的各种本质属性之间的种种必然联系, 因而可以作为推断事物发展趋势的根据。如阴阳相互转化之象、五行相生相克之象、八八六十四卦推演之象, 以及“生生之谓易”的“易象”等。

另外, 蒋谦^[7]根据主观意识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将象分为四个层次, 由低到高分别为原象、类象、拟象和大象。原象指通过感官(主要是视觉器官)获得的事物形象, 它既是当下的视觉表象, 也是长时期的记忆知觉表象。其主要特征是与物象的相似、相像。类象指由不同具体形象的相似、相类方面组合而成的形象。其发生机制为联想和想

* 通讯方式: xingyurui@163.com, (029) 38185228

象。拟象指按照一定的主观意图和分类标准,对各种“类象”再进行组合,模拟或再造出一个整体世界的功能图像。大象指那种虽然与具体形象有关联,却没有形体形质的物象原型,排斥一切符号、语言等概念思维的浑沌、朦胧形象。另有学者^[5]根据认识的深度不同,将“象”分为物象、具象、意象三个层次,认为物象即“观物取象”,是“象”最原始、最基本的层次,是观察者借助于感官直接感知的未经思维加工的、最朴素的“象”。中医通过望、闻、问、切获得的各种症状、体征,都是通过患者的体验或医生的感知而直接获得的最朴素的“物象”,都是人体在各种外来影响与自身调节综合作用下的自然整体呈现。具象即具体生动的形象。中医学通过归纳和比较患者的各种不同物象(症状体征)之间的联系,使散乱的物象群变成一组组相对条理的物象类,这些物象类就是具象。意象是指在对具象发生的原因和规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物我合一、现象与本质相融、自然、整体的时序概念。其中“意”是观察者对物象、具象的感受、体悟而做出的升华,常是观察者关于观察对象的运动规律及其妙用和韵味的把握。王树人^[6]则将象分为形下层面与形上层面,其中人的嗅、听、视、味、触诸感觉之象,均为形下之象;而超越此形下之象进入精神之象(例如意象、幻象等多层面),特别是进入老子所说的“大象无形”之象,即动态整体之象,乃是形上之象。王中杰^[7]将象分为现象(或表象、物象)、形象、意象、法象、象征性模型五类,其中形象是指现象层面的事物中具有所谓“形”的部分,于意识层面蕴含于作为心理表征的表象或意象之中;法象是指涵盖性高的、不分境域皆可用之贯之的意象;象征性模型是以符号作为表征的意象或法象。很明显,其分类的逻辑层次不清,相互之间具有包含关系。

2 从人类思维要素的构成分类

思维作为人脑接受、加工、存储和输出信息以指导人的行为的整个活动和过程,离不开思维主体、思维客体、思维工具及手段等几个相互依存的要素,由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思维的成果。那么从人类思维要素的构成与结果的角度,象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2.1 客体之象

任何认知活动都离不开相应的认知对象,都是始于对认知客体的感知觉探测。但由于认知者的文

化背景、认知目的及方法等的不同,人们所关注的事物或事物的层次有很大的差异。从思维客体的角度而言,刘长林^[43]认为,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就是意象思维。“象”指事物在自然本始状态下的呈现,即事物的现象层面。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是一个过程。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整体功能、信息和性态的表现,是事物系统全部的内在联系(稳定的与不稳定的)和外在线索(不稳定的与稳定的)自然的整体显示、整体反映。从状态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联系的错综杂陈,充满变易、随机和偶然。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系统的现象,是由事物系统内部的所有关系、事物系统与天地自然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关系、事物系统与认识主体的互动关系三方面的关系所规定的^[6]。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本质与现象的对立乃是“概念思维”所预设,而在“象思维”方式中,则不可能存在此种预设。“象”的世界乃是“体用不二”的。将“象科学”的对象规定为现象或“象”的层面,而将“体科学”的对象规定为本质或实体层面颇为不妥^[8]。正由于如此,有学者提出“象”并非西方哲学中所谓的“现象”。现象相对于本质而言,人们认识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与本质的对立是主客二分的逻辑分析思维的产物。“象”是通过“用心”思维来确定的^[65],而用心思维的特征在于注重心物交融,直观体悟,知、情、意相贯通。

2.2 工具之象

工具之象是主体认知客体的方法的体现。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工具或方法来实现的,由于认知的水平、认知对象的特性或认知者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认知工具的选择亦有差异。如果说中国传统思维的认知对象是事物整体功能、信息和性态表现之象,这种象难以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加以认知,对它们的说明和阐释,必须通过“以象说象”的途径,即通过适当的比喻、在不给出逻辑上的定义的情况下,以揭示出“象”的抽象内涵或本质特征。因此其思维的工具必须以相应之象为中介,这种工具之象可以是自然界之物象,如中医学借助于太阳之象以认识人体的阳气,以河水的流动认识人体血液的运行等;也可以是人为创造的一种意象,如太极图、卦爻之象等。

“象”是中国古代形象逻辑思维中具有认知功能的观念形式,它源于自然形象,出自于人脑的表

象,以形象信息为其“内涵”,以抽象性、形象性、与多媒多维性为特征,“象”在人脑中具有多媒形象信息的比较、识别与实质意义的认知作用。阴阳之象是古代形象识别模式的核心纽结,中医所说的“比象”就是用大脑的阴阳式的形象认知模式对观察事物进行形象识别与实质的理解^[1]。

思维的工具之象,类似于科学方法论中的模型,包括自然模型与人工模型。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决定了任何人都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的表述,也决定了实在的显现必须借助模型作为基底才能实现,因此,模型化方法也是科学研究常用的重要方法之一。自然界的太阳,也可看做人体阳气的天然模型。中医学中的气、阴阳作为关于自然的总体模型,构成了中国传统科学家共同体的信念背景,决定了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方法、机制和概念。刘长林^[2]提出,气的涵义之一即为符号—关系模型之气,这样的“气”概念,实际是在现象层面为认识事物之间的功能信息关系而建立的符号—关系模型。其功用在于避免实际考察过程,只研究事物之间的对应变化关系,寻找其功能信息的相关性规律,并由此认定事物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再逐渐形成事物整体的功能信息模型。按照阴阳模型,为了理解一个事物呈现的各种属性,我们需要将事物的属性分解为基本的属性——阴、阳,事物的任何属性就是这两种基本属性的组合,只要我们能够了解组成事物的属性的结构,我们就达到了对事物的理解。中医学正是基于这一模型,将人体描述为一个由基本属性组合而成的原型结构——阴阳和谐状态,疾病则是对原型状态的偏离。对疾病的认识不是去把握引致疾病的实体——病原体 and 因果作用的过程,而是把握疾病证候体现的基本属性的组合方式^[2]。

2.3 认知之象

对客体认知所形成的象,也可以称之为意象。上述从人类认识事物的发展过程分类所提到的功能之象、共性之象、规律之象,都属于思维成果之象,是思维的结果。王树人^[3]对象思维的认识即强调了认知成果之象,他明确指出,象思维之象亦可称为“精神之象”。这种“原象”或“精神之象”在《周易》中就是卦爻之象;在道家就是“无物之象”的道象;在禅宗就是回归“心性”的开悟之象(应该指出的是这里将《周易》之“卦爻之象”等同于“大象无形”之“象”,并不符合易象的本意,值得商榷)。它与表象之象、形象之

象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它是动态整体之象。虽然“象思维”之象是多层次的,有外在可感知之象,有内感之象,有象的“流动与转化”而生成联想之象或意象等。但“具象和意象”等可感知之象只是象思维的起步或中介,借此向神思的“原象”过渡,跃升至“大象无形之象”或“无物之象”^[4]。对于“象的流动与转化”来说,“原象”“乃是循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有学者认为,象思维之象最终应界定为“原象”,而不是不同层次象的统称。将“原象”界定为象思维之象,其意义不只消除了原象、具象相混同之弊,更在于把握了中国传统思维循环性的特质^[5]。或建议为了将这种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等鱼目混珠者区分开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它表达为“原象思维”或“境象思维”,以正视听^[6]。

综上所述,象是客体整体信息及其在人大脑中的反映与创造,贯穿于思维的全过程,涉及到思维的客体、主体及认知目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可分为自然物象与人工意象,后者包括符号意象与观念意象。

参考文献

- [1] 王强. 试析中医思维模式的本质特点和多元复杂性[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3, 28(2): 301-305.
- [2] 张淑华, 朱启文, 杜庆东, 等. 认知科学基础[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174.
- [3] 王前.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4] 蒋谦. 论意象思维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J]. 江汉论坛, 2006(5): 25-30.
- [5] 王雁南, 王永炎, 张启明. 通过东西方文化对比认识中医“象”的特点[J]. 环球中医药, 2011, 4(3): 204-207.
- [6] 王树人. 文化观转型与“象思维”之失[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6-9.
- [7] 王中杰. 《内经》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与当代冲击: 一种于理论层面对中医思维方式的诠释[D].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2.
- [8] 刘长林. 中国象科学观: 易、道与兵、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9] 王南湜.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及其意蕴析论[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5): 42-52.
- [10] 刘庚祥. “象”与中医思维的研究[J]. 医学与哲学, 1997, 18(1): 22-24.
- [11] 刘长林, 张闰洙. 中国哲学“气”范畴的现代认识[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 6-11.

(下转第 282 页)

- ⑥ 宋佳, 谭曦然, 傅延龄. 宋代至清代经方本原剂量研究概述 [J]. 中医杂志, 2013, 54(21): 1804-1807.
- ⑦ 傅延龄, 宋佳, 张林. 经方本原剂量问题源流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6(5): 293-296.
- ⑧ 宋·庞安时. 伤寒总病论 [M]. 王鹏, 王振国,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 ⑨ 宋·杨俊. 杨氏家藏方 [M]. 于文忠, 王亚芬, 李洪晓,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49.
- ⑩ 宋·陈自明. 妇人大全良方 [M]. 盛维忠,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 ⑪ 宋·许叔微. 许叔微医学全书 [M]. 刘景超, 李具双,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134, 162.
- ⑫ 宋·王怀隐. 太平圣惠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2402-2403.
- ⑬ 宋·赵佶. 圣济总录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2: 932-933.
- ⑭ 鸡峰普济方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39.
- ⑮ 宋·朱肱. 南阳类证活人书 [M]. 梁海涛, 莫清莲, 戴铭, 等. 点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0: 97.
- ⑯ 宋·沈括, 苏轼. 苏沈内翰良方 [M]. 宋珍民, 李恩军, 点校.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
- ⑰ 宋佳, 傅延龄. 宋代散剂盛行之追本溯源 [J]. 中医杂志, 2011, 52(21): 1810-1812, 1817.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s of Major Decoctions of Han-Tang Dynasties in the Song Dynasty

SONG Jia¹, FU Yanling¹, DING Yi²

(1.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BSTRACT Although decocting power (煮散) prevailed in the Song Dynasty, some doctors still used major decoctions (大汤剂) of Han-Tang Dynasties, especially PANG Anshi and CHEN Ziming. The major decoctions of Han-Tang Dynasties were mainly used in severe case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fewer applications were related to the clinical risks and the changes in medical educ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s of major decoctions in the Song Dynasty reflected that some doctors had doubted about the replacement of decoctions with decocting powders and had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terns and prescription forms.

Keywords major decoction; PANG Anshi; CHEN Ziming; powder (preparation)

(收稿日期: 2013-06-18; 修回日期: 2013-07-22)

编辑: 黄 健

(上接第 273 页)

- ⑫ 胡志强, 肖显静. 科学理性方法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120.
- ⑬ 王树人. 回归原创之思 “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绪论 [M]. 上海: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3-4.
- ⑭ 王树人. “象思维”与原创性论纲 [J]. 哲学研究, 2005(3): 32-36.
- ⑮ 张锡坤. 象思维与意境创造 [J]. 华夏文化论坛, 2006, 37-40.
- ⑯ 张祥龙. “象思维”为什么是“原创”的 [N]. 中国图书商报, 2005-12-09(9).

The Meanings of Xiang (Image) in Xiang-Thinking

XING Yurui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anxi Province 712046)

ABSTRACT The meanings of Xiang (image, 象)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g-Thinking can be classified as physical state, function, commonness, and law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understanding of things and also can be classified as objects, tools, and cognition from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human mind. Xiang is the overall information of objects and its reflection and creation in human brain. Xiang can be divided into natural image and artificial image in general and the latter includes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image.

Keywords Xiang-Thinking; Xiang;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ay of thinking

(收稿日期: 2013-10-05; 修回日期: 2013-10-15)

编辑: 黄 健